

冷暖重叠 冬春交替

王同举

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小寒十二月节》中写道：“拾食寻河曲，衔紫绕树梢。霜鹰近北首，雉雄隐聚茅。”喜鹊感知春已近，忙着衔泥叨枝，筹建新巢；大雁有了北归的念头，在天空排列成阵；草从里野鸡的鸣叫声划破寒空，宣示着生命的坚韧。

小寒时节，水冷风寒，冰霜凝结，却孕育着无限的生机。古人喜以小寒入画，北宋范宽的《雪景寒林图》堪称经典。画卷之上，山峦被雪，犹如银龙蜿蜒盘踞。枯



暖心的粥

马银生

入了腊月，第一个节日就是腊八节。小时候，人们生活困难，平时吃的是粗面干粮，喝的是地瓜或玉米面汤，小孩子更是盼着喝上一碗香气浓郁的腊八粥。

这天，母亲早早起来了。把前一天晚上泡好的红豆、绿豆、花生、枸杞淘洗了，锅中添满水，加入小米，放上食材，再放些自家的红枣。开始生火了，先是大火烧开，用勺子不住地搅动，最后小火慢熬。

母亲会说起熬腊八粥的来历，故事讲完了，腊八粥也熬好了。每人盛上一碗，全家人围在一起，喝着腊八粥，一会儿全身就温暖起来。

如今的日子越来越好，而母亲早已离开了人世。人们平时也能喝上各种味美的粥，也可以买到各种风味的粥，总觉得没有小时候母亲熬的腊八粥暖心。

■许双福 摄影

枝挺立，一片寒林肃穆之象。山脚下几间茅屋，袅袅青烟隐约可见，一条冰河泛着清冷的光。

小寒时节，腊梅凌寒绽放，正应了朱淑真的“蓼影便移长至日，梅花先趁小寒开。”一树树金黄，与银白世界相映成趣。寒风拂过，花枝摇曳，清香缕缕。

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是寒冬里舌尖上最妥帖的慰藉。每年这时节，家家户户粥香四溢，正所谓“小寒粥暖驱寒意，此

岁月的桥

王英

屈着的指头，一个个打开，掌纹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更加深刻，它们仿佛指引返乡的路标。那厚厚的茧，是岁月的印记，也是熟悉的村落对我们的呼唤。

无论我们身在何方，那份对家乡的思念，总是如影随形，难以割舍。

那条横亘眼眸上的冰河，在腊月的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。它静静地流淌，仿佛在诉说离别与重逢的故事。

腊月，是最好的乡愁，让每一个漂泊的游子，感受到来自心底的温暖与慰藉。

腊月的乡路上，弯曲着亲人的目光。那是期盼，是守望，是无论多远都要回家的承诺。总也理不清的思念，最终兑换成一张窄窄的车票。

多少回梦里放飞的思念，都融入腊月的风中。那风是传递喜讯的使者，带着我们的思念与祝福，穿越时空的阻隔，飘向那个遥远而又熟悉的地方。腊月，是一座岁月的桥。腊月，是游子心灵的驿站。这桥，一头承载着团圆的渴望，一头连接着开春的远航。

味人间最相宜”。

小寒大寒，准备过年。家家屋檐下挂满腊味，厨房里洋溢着香气，乡下已被浓浓的年味所笼罩。

“莫怪严凝切，春冬正月交。”小寒时节，正值冷暖重叠、冬春交替，并非仅有孤寂冷清，更有温馨祥和、暖意融融，令人心怀希望。纵冬日尚未远去，亦能坦然自若，笑对严霜冷雪，静待大地春回。

■黄雪娥 摄影

瓶子里的酸菜

任诗桐

小寒，虽未冷至极点，却也到了一年当中最寒冷的季节。所谓隆冬时节，便是从冬至数九寒天开始，经由小寒，再到大寒。

儿时的冬夜，炉火温热，烧煤噼啪作响，火苗舔着炉盖，把水煮沸。此时，要穿上最厚实的棉裤。入冬，最薄的是秋裤，之后的二棉裤，介于秋裤和厚棉裤之间。

厚棉裤是要手工缝制的，近似如今的连体裤，里面都是纯棉花，十分保暖，只是非常厚重，不利于孩童们玩闹，尤其睡前，甚至需要家人的帮助，才能顺利地脱下来。

小时候的冬天显得漫长，菜品过于单调。入冬前，母亲把白菜洗净，晾晒在小院里风干，腌制酸菜。缸也要干净，白菜根朝外，转着圈摆，节省空间，便于发酵。一层白菜一层盐，最后注满清水，大石头压上，塑料布盖好。至深冬，酸菜就可以食用了。

如今的厨房，再摆不下那口巨大的酸菜缸。母亲清空几个大容量的矿泉水瓶子，将白菜切成丝，撒上盐，塞进瓶子中，密封一个月后，又得一罐酸爽可口的冬日美食。



感受人间的温暖

种衍洋

俗话说，小寒时处二三九，天寒地冻冷到抖。小寒尚有暖色在，但其实，小寒才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。

王寂写道：“小寒料峭，一番春意换年芳。蛾儿雪柳风光。”小寒来，阳气升，万物动。小寒一到，新年也就不远了，也就有了“小寒大寒，准备过年”的谚语。

集市上也开始热闹起来，一般从腊八开始，至大年三十结束。乡民们把一年的喜悦都写在嘴角，幸福从眼睛里溢出。远方的游子开始安排归家的行程，分散各地的亲友筹划相聚。

每年的小寒时节，老百姓的生活便是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关上门窗，寒流、喧嚣及一切芜杂都被关在门外，躲在屋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围炉吃喝谈笑，几乎是生活常态。

小寒养生不可少，进补要以温补为宜，喝羊汤、吃饺子、炖鸡汤，成为小寒的时尚。

俗语说“三九补一冬，来年无病痛”，说的就是冬令食羊肉调养身体。

小寒节气，时时会感觉阳气渐升，春意已经在慢慢袭来。都说冬天冷，可是越寒冷才越能感受人间的温暖。

多说别人的好

段佩明

黄姐用自家门面房开了一家杂货店，经营得风生水起，在镇上小有名气。

大陈与黄姐是相距不到5米远的斜对门邻居，夫妻俩常年在广东打工，每年回家一两次。一天，大陈的妻子趁黄姐店内清闲，来到店里左看右看，然后说出了不再出去打工，准备在家做些小本生意的心愿。黄姐是个热心人，传授了一些生意经。

几天后，大陈家的店开张了，经营着黄姐店里同类商品，这让黄姐没有想到，也让她忐忑不安。不过，黄姐想到大家各自做生意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悬着的心又放下了。

黄姐凭着多年的人脉，也凭着商品质量和诚信周到，并没有因为多了一家同行受到影响，大陈家的店反倒门庭冷落。

同行是冤家，此话说得一点都不假。看到黄姐生意兴隆，自己家的生意却不景气，大陈心里愤懑不平，甚至有些妒忌。有时候，看到成群结队的顾客涌进黄姐店里，他就站在店门口大声吆喝，说自家店里商品便宜卖，质量是如何的好。在人前不是说黄姐店里东西贵，就是说卖假货。

这些话传到黄姐耳朵里，她却总是淡然一笑。有时候顾客来买东西，如果看不上的话，黄姐还不忘告诉人家“到对面去看看，或许他家有合适的”。街坊对黄姐这样做很不理解，明明是大陈抢黄姐的生意，黄姐还不计前嫌地帮他，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？

大前年夏天，穿裤而过的河遭遇特大暴雨，洪水汹涌而下，冲破了河堤，冲毁了桥梁，冲上小镇的街道，冲走了大陈家的仓库，也冲走了大陈这么多年的家底。那一夜，大陈夫妻肝肠寸断，一夜无眠。

第二天，黄姐走进大陈店里。已经几年没同大陈说过话的黄姐，进门就对大陈说：“大陈，我这里有1万块钱，你先拿去进货，不够的话，我再想办法。”在黄姐和亲友的帮助下，大陈没有因为缺钱进货而关门。

后来，大陈和黄姐两家的关系又好了起来。许多街坊认为是大陈开窍了，懂得了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，生意上要和气生财的道理。

有位好事的街坊问黄姐：“大陈过去到处说你的坏话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？”黄姐说：“我们彼此是生意上的竞争者，但是两家又是搬不走的邻居。俗话说，亲帮亲，邻帮邻，邻里互助一家亲。”那一刻，街坊明白了黄姐的处世之道。



老家充满了温暖的记忆，每当秋末冬初之际，庭院中那棵高大的柿子树，渐渐染上了红韵。

岳父如今已八十有二，和兴园新居落成后，他在庭院里种下各色果树花草，还自称和兴园的园丁。在岳父的打理下，庭院已成了百花争艳、桃李争春的乐园，那棵柿子树更是掌上明珠。他常为柿子树松土、施肥，枝头也修剪得错落有致。尽管柿子树尚且年幼，却每年都结出几百个柿子。岳父格外兴奋，轻轻爬上梯子，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个个沉甸甸的柿子。

在我们的村庄，种柿子树的人家并不多见。每当柿子熟了，岳父将最好的送到邻居们的家里。余下的削去外皮，在庭院中晒制

我们和动物的故事

和狼亲密生活

向菁

周，如果有其他狼靠近，就马上露出狰狞的牙齿，目光也变得冰冷凶狠。而狼现在不会再攻击他了，或许它们知道他不是竞争对手，而是饲养员。狼吃饱后，会表现出悠然和惬意，目光也更温和了。

一天，救助站的巡逻人员救回一只奄奄一息的母狼，还有一只受伤很重的狼崽。在为狼崽做手术的几个小时里，乌成吉观察到，苏醒后的母狼一直焦虑地守候在手术室门口，如同一位妈妈急切地等待自己的孩子。

尽管他一直安抚母狼，但它还是神情焦灼，不停地转来转去。手术室的门打开时，母狼立刻冲了进去，见到狼崽安然无恙才安静下来。接下来的一幕，让大家很意外，母狼竟然朝兽医跪了下来……这让乌成吉好震撼，原来动物也是知道感恩的。

巡逻员把它们送回草原没几天，母狼带了很多食物来到救助站门外，有时母狼还会跟着巡逻员巡逻，为他们“保驾护航”。

有一次，一只狼跑到围栏上好像准备“越狱”。情急之下，乌成吉抄起长棍就打了过去，打完之后他却心有余悸，因为狼是会记仇的，以后就不让你靠近了。果然，第二天他去喂食，那只狼对他不再亲热，眼中露出冷漠和戒备，这让乌成吉很难过，不知该怎么办。

家事

红韵里的庭院

罗宗

柿饼，等家人们捎回城里。

妻特别喜欢吃柿子，家里没有柿子树的时候，她总去超市买。每次我们回到老家，她就跑到树下，仰头期待挂满枝头的柿子快些成熟。

第一年柿子熟的时候，妻兴奋得如同小孩，摘下满满一篮柿子。本以为这些黄中带红的柿子，像超市里熟透的柿子入口即化，轻轻咬下去的瞬间，脸上的笑容却瞬间复杂起来，那是涩涩的味道。

妻不懂得贮存柿子，把摘下的柿子随意搁在房间的角落，结果很多柿子过了两个月都没有熟透，等熟透了也早已坏掉了。直到后来有朋友说，未成熟的柿子要用开水煮一下。新鲜的柿子贮存也很有讲究，绝不能裸露在空气中，要用棉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等柿子变软后才好吃。

岳父摘柿子，会在树梢留下几颗，给过冬的鸟儿食用。柿子树第一年结果的冬天，

树叶已落尽，树梢上孤零零地挂着一颗红柿子。我好奇地问岳父，为何不把那颗柿子摘下来。岳父微微一笑，“等下你就知道了。”

就在我们低声交谈的当口，两只陌生的小鸟飞来，小心翼翼地啄着那颗柿子。一只在树上欢快地享用美食，另一只在空中盘旋警戒，观察着四周的情形，两只鸟异常默契。

这让我如梦初醒，心中涌起阵阵温暖与感动，我终于明白了岳父的良苦用心。柿子不仅是他辛勤浇灌的果实，更是对生命的滋养与呵护。他收获的不仅更是果实，更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情感。

霜降之后，艳阳高照，大地一片金黄。眨眼间，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。岳父将树上的柿子一颗颗摘下，铺成一片丰盈而诱人的橙色地毯。他在微信群里满心期待我们回家，分享这丰收的喜悦。

老家庭院的柿子红，永远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抹温暖。

■苗青 摄影



后来，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给他讲的一个故事：“狼聪明得很，能听懂人话……”既然如此，何不向狼道歉呢？于是，在喂食的时候，他对那只狼真诚地说道：“雪市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，希望我们和谐相处。”他连说了三遍，这只狼开始是一怔，然后抬起头，竖起耳朵看着他，眼里不再有意敌意。他得到狼的原谅，和好如初了。

救助站里受伤的野狼，在经过精心喂养和治疗之后，如果达到了放生的标准，就让它们回归自然。在放生之前，还会进行野化训练。对于伤残过重，没有能力重返大自然的动物，则会留下来妥善照顾。

救助站的日子忙碌而充实，乌成吉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还被评为优秀饲养员。他喜欢和狼在一起，甚至想和它们相处一辈子，他认为这样的生活很有意义。

野狼看起来凶残，但并不像传说的那样，它有时比人更友好、更真诚。正如乌成吉在接受采访时所说：“这世间没有绝对的敌人，只是自己心里装着敌意。”

■毛毛 摄影

岁月荏苒，光阴如水。转眼已在江南迎来第6个年头。回溯我在富阳的5年，做了几许与这座城市有利之事，想想却似一无可述。岁月无穷，多一番阅历，多一番见识，也多明一番事理。

有时站在鹳山之上，倚着春江第一楼的石栏，看富春江水的缓缓东流，不觉时光匆匆。岁月的轮，匆匆地催着万物，也催皱了眉面，催白了鬓发。

又是一个新的年头，常这样想，富阳和我的缘不能算浅薄，倘若不是主编《赵朴初全集》，或是若无那因缘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这小城里来。缘分，是看不着，也摸不到，只能用心来体会。

我生活在这座城的6个年头里，创办了红色报刊史料馆，出版了两本有关富阳的书，打造了一处具有富阳百年人文精神的“春江第一楼书房”，熔铸了“文化人士走进现代版富春山居图”采风活动品牌，担任了政协委员，成了民进会员……

终究是深入了富阳，也终究从东北人变为富阳人。即便有人称呼我们是“新富阳人”，这“新”也不过一篇文章里飘零的残墨。若无从给这座城以新的造化，或没有这般那般因缘，又何来新旧之说？

忽然想起诗圣杜甫的诗句：“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。”

柳条儿舒展了，它装点着山川的好景；梅花将放，它不是唤回了我们对新时光的向往吗？

2025年，是我文学创作40年。这些年里，虽然谈不上笔耕不辍，也没有什么耀眼的成绩，却是用40年的创作历程，与天南海北诸多文化名家相识到相知，而幻化成我的“无形资产”。这些文化名家分批次来富阳，为世界书写着他们眼中的富阳，为这座小城鼓与呼，而缔造了富阳人、“新富阳人”的心存感念。

自2022年以来，“文化人士走进现代版富春山居图”采风活动，已经成为富阳区的文化品牌。3年来，各级各类报刊和新媒体，都有“富阳的身影”。当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在富阳会感到“一阳始复”的风景随着柳条儿舒展，梅花将放，断定富阳终究是美丽的。

于是，在去往春天的路上，2025年更多一些向往。我从小在松花江畔的黑土地上长大，接受的是典型的东北文化，包括有什么样的植被，什么样的饮食，什么样的气候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不可能忘却。

当我开始接触江南文化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带来的很多震撼，不仅仅是一种异质性的体验，而是我的生活和我的心灵。这个过程让我打开了视界，江南自古风流儒雅，名人志士辈出，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体验。

余生慢慢徜徉在江南这秀色中时，慢慢感受着纯正雅致的江南文化，每一处景致，每一株植物，都弥漫着江南的诗性，是人文与自然的完美融合，诗画俯拾即是。

那么，何尝不用细品出其中的味道，让那些诸多的文化人也同来雅集，共赴这样的江南，岂不是最幸福、最快乐、最浪漫的事。

我知道，很多的文化人，在他们退居后，生活的方式缺乏色彩，甚至有更多的文化人，骨子里还蕴藉更多没有挥洒的力量。世上五彩斑斓的生活，他们还没有发挥到极致，所以才选择去接受一切的平淡。

这情形，让我的心里愈发生震动，打造文化名家康养基地的想法，似乎更炽烈了。

时在2025年的开头，所谓“元旦”，前人对于这一天的敬畏是不平凡的。因为这个“元”字，包含了“岁之元，日之元，时之元”。于是，“辞旧迎新”的祝福，会在微信、短信里涌现在手机的屏幕上。元旦的提笔是应该颂的，元旦的见面是应该贺的。

如今的贺年明信片，似乎成了怀旧的藏品，而“辞旧迎新”的吉祥话，同着颂贺的遗风，依旧盛行于新的传播途径。

赵朴初有词曰：江南好，吹梦落花风。小阁诗来人去后，高楼箫起月明中，逸兴与谁同。

闲话到这里，让我身居于这座小城的日子，能一直心静如水，真的是很难得。此时，似乎有一种声音，低低在我耳边说，生命的阳光之下，辞旧迎新才是永恒。

赵朴初有词曰：江南好，吹梦落花风。小阁诗来人去后，高楼箫起月明中，逸兴与谁同。

闲话到这里，让我身居于这座小城的日子，能一直心静如水，真的是很难得。此时，似乎有一种声音，低低在我耳边说，生命的阳光之下，辞旧迎新才是永恒。

亲情

冰箱里的暖

葛鑫

邻居大妈是我山东老乡，每年冬至，都给我端盘饺子过来。家乡味十足的冬至饺子，让我想起了母亲和母亲包的冬至饺子。

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，母亲出生于鲁中山区，那里有冬至吃饺子的风俗。60年代初，姥姥家里非常困难。母亲在临沂上学，老话说“冬至大过年”，冬至前后，母亲要回趟家，过冬至节，也是回家带干粮。这时候，姥姥就想着给母亲和小姨吃顿饺子。

母亲和小姨把姥姥“找”来的一点儿面粉拌上地瓜面，把萝卜缨子或大白菜剁细了，包上一小盖垫水饺。后来她们陆续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日子越过越好，母亲还是喜欢吃饺子。

逢年过节，特别是“大过年”的冬至，肯定要包饺子。儿时的冬天特别冷，屋顶上覆盖着白雪，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子。我和哥哥、弟弟围坐在父母身边，一起包饺子、吃饺子。

母亲总能调制出各种美味的馅料，不管荤的素的，吃起来都特别香。那时，姥姥已经不在在了，第一碗水饺会端给姥爷先吃。姥爷每当接过水饺，都会念叨一声“年终有所归宿”。那时，冬至是大节日，漂在外地的人都要回家过冬至。

后来，我们陆续长大，离开了母亲。每逢冬至，母亲还是会包饺子。

小弟离家最近，每年冬至都回去陪母亲吃饺子。母亲说，只要她能动，一定会让大家吃上她包的饺子。母亲的最后一个冬至，因为严重的肺病，坐都坐不住了，还是给全家包了最后一顿饺子。

前年的冬至，我们都不能回家陪父亲吃饺子。父亲视频电话说，冰箱里竟没有一袋母亲生前包好的饺子。看着视频里的饺子，一股暖流涌上眼眶。我默默地对自己说，只要母亲活在心里，无论在哪里，冬至都会有饺子。

江南好，逸兴与谁同

谢华